晉書/卷0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九 ◄

晉書
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

► 卷六十一

解系〈（弟結 結弟育）〉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〈（從弟胤）〉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〈（子綝）〉 賈疋

解系

解系，字少連，濟南著人也。父修，魏琅邪太守、梁州刺史，考績為天下第一。武帝受禪，封梁鄒侯。系及二弟結、育並清身潔己，甚得聲譽。時荀勖門宗強盛，朝野畏憚之。勖諸子謂系等曰：「我與卿為友，應向我公拜。」勖又曰：「我與尊先使君親厚。」系曰：「不奉先君遺教。公若與先君厚，往日哀頓，當垂書問。親厚之誨，非所敢承。」勖父子大慚，當世壯之。後辟公府掾，歷中書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、豫州刺史，遷尚書，出為雍州刺史、揚烈將軍、西戎校尉、假節。會氐羌叛，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。倫信用佞人孫秀，與系爭軍事，更相表奏。朝廷知系守正不撓，而召倫還。系表殺秀以謝氐羌，不從。倫、秀譖之，系坐免官，以白衣還第，闔門自守。及張華、裴頠之被誅也，倫、秀以宿憾收系兄弟。梁王肜救系等，倫怒曰：「我于水中見蟹且惡之，況此人兄弟輕我邪！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」肜苦爭之不得，遂害之，並戮其妻子。

後齊王冏起義時，以裴、解為冤首。倫、秀既誅，冏乃奏曰：「臣聞興微繼絕，聖主之高政；貶惡嘉善，《春秋》之美談。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閭，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。孫秀逆亂，滅佐命之國，誅骨鯁之臣，以斫喪王室，肆其虐戾，功臣之後，多見泯滅。至如張華、裴頠，各以見憚取誅于時，系、結同以羔羊被害，歐陽建等

無罪而死，百姓憐之。陛下更日月之光照，布惟新之明命，然此等未蒙恩理。昔欒郤降在皁隸，而《春秋》傳其人；幽王絕功臣之後，棄賢者子孫，而詩人以為刺。臣備忝右職，思竭股肱，獻納愚誠。若合聖意，可群官通議。」八坐議以「系等清公正直，為奸邪所疾，無罪橫戮，冤痛已甚。如大司馬所啟，彰明枉直，顯宣當否，使冤魂無愧無恨，為恩大矣。」永寧二年，追贈光祿大夫，改葬，加弔祭焉。

結字叔連，少與系齊名。辟公府掾，累遷黃門侍郎，歷散騎常恃、豫州刺史、魏郡太守、御史中丞。時孫秀亂關中，結在都，坐議秀罪應誅，秀由是致憾。及系被害，結亦同戮。女適裴氏，明日當嫁，而禍起，裴氏欲認活之，女曰：「家既若此，我何活為！」亦坐死。朝廷遂議革舊制，女不從坐，由結女始也。後贈結光祿大夫，改葬，加弔祭。

結弟育，字稚連，名亞二兄。歷公府掾、太子洗馬、尚書郎、衛軍長史、弘農太守，與二兄俱被害，妻子徙邊。

孫旂

孫旂，字伯旗，樂安人也。父曆，魏晉際為幽州刺史、右將軍。旂潔靜，少自修立。察孝廉，累遷黃門侍郎，出為荊州刺史，名位與二解相亞。永熙中，徵拜太子詹事，轉衛尉，坐武庫火，免官。歲餘，出為兗州刺史，遷平南將軍、假節。旂子弼及弟子髦、輔、琰四人，並有吏材，稱於當世，遂與孫秀合族。及趙王倫起事，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械。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、尚書郎。弼又為中堅將軍，領尚書左丞，轉為上將軍，領射聲校尉。髦為武衛將軍，領太子詹事。琰為武威將軍，領太子左率。皆賜爵開國郡侯。推崇旂為車騎將軍、開府。初，旂以弼等受署偽朝，遣小息回責讓弼等，以過差之事，必為家禍。弼等終不從，旂制之不可，但慟哭而已。及齊王冏起義，四子皆伏誅。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，夷三族。

弟尹，字文旗，歷陳留、陽平太守，早卒。

孟觀

孟觀，字叔時，渤海東光人也。少好讀書，解天文。惠帝即位，稍遷殿中中郎。賈后悖婦姑之禮，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，因駿專權，數言之於帝，又使人諷觀。會楚王瑋將討駿，觀受賈后旨宣詔，頗加誣其事。及駿誅，以觀為黃門侍郎，特給親信四十人。

遷積弩將軍，封上穀郡公。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，眾數十萬，諸將覆敗相繼。中書令陳准、監張華，以趙、梁諸王在關中，雍容貴戚，進不貪功，退不懼罪，士卒雖眾，不為之用，周處喪敗，職此之由，上下離心，難以勝敵。以觀沈毅，有文武材用，乃啟觀討之。觀所領宿衛兵，皆趫捷勇悍，並統關中士卒，身當矢石，大戰十數，皆破之，生擒萬年，威懾氐羌。轉東羌校尉，徵拜右將軍。

趙王倫簒位，以觀所在著績，署為安南將軍、監河北諸軍事、假節，屯宛。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，討倫，戰死。孫秀以觀杖兵在外，假言平為允兵所害，贈積弩將軍以安觀。義軍既起，多勸觀應齊王冏，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，謂倫應之，遂不從眾議而為倫守。及帝反正，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，傳於洛陽，遂夷三族。

牽秀

牽秀，字成叔，武邑觀津人也。祖招，魏雁門太守。秀博辯有文才，性豪俠，弱冠得美名，為太保衛瓘、尚書崔洪所知。太康中，調補新安令，累遷司空從事中郎。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，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。秀即表訴被誣，論愷穢行，文辭亢厲，以譏抵外戚。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，遂坐免官。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。

秀任氣，好為將帥。張昌作亂，長沙王乂遣秀討昌，秀出關，因奔成都王穎。穎伐乂，以秀為冠軍將軍，與陸機、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。機戰敗，秀證成其罪，又諂事黃門孟玖，故見親於穎。惠帝西幸長安，以秀為尚書。秀少在京輦，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，自謂居司直之任，當能激濁揚清；處鼓鞞之間，必建將帥之勳。及在常伯納言，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。

河間王顒甚親任之。關東諸軍奉迎大駕，以秀為平北將軍，鎮馮翊。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，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，越遣將龔晃等迎顒。時秀擁眾在馮翊，晃不敢進。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，懼越討之，欲取秀以自效，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，使秀罷兵，秀信之，騰遂殺秀於萬年。

繆播

繆播，字宣則，蘭陵人也。父悅，光祿大夫。播才思清辯，有意義。高密王泰為司

空，以播為祭酒，累遷太弟中庶子。

惠帝幸長安，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。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，以播父時故吏，委以心膂。播從弟右衛率胤，顒前妃之弟也。越遣播、胤詣長安說顒，令奉帝還洛，約與顒分陝為伯。播、胤素為顒所敬信，既相見，虛懷從之。顒將張方自以罪重，懼為誅首，謂顒曰：「今據形勝之地，國富兵強，奉天子以號令，誰敢不服！」顒惑方所謀，猶豫不決。方惡播、胤為越遊說，陰欲殺之。播等亦慮方為難，不敢復言。時越兵鋒甚盛，顒深憂之，播、胤乃復說顒，急斬方以謝，可不勞而安。顒從之，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。顒後悔之，又以兵距越，屢為越所敗。帝反舊都，播亦從太弟還洛，契闊艱難，深相親狎。

及帝崩，太弟即帝位，是為懷帝，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。俄轉侍中，徙中書令，任遇日隆，專管詔命。時越威權自己，帝力不能討，心甚惡之。以播、胤等有公輔之量，又盡忠于國，故委以心膂。越懼為己害，因入朝，以兵入宮，執播等於帝側。帝歎曰：「奸臣賊子無世無之，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，哀哉！」起執播等手，涕泗歔欷，不能自禁。越遂害之。朝野憤惋，咸曰：「善人，國之紀也，而加虐焉，其能終乎！」及越薨，帝贈播衛尉，祠以少牢。

胤字休祖，安平獻王外孫也，與播名譽略齊。初為尚書郎，後遷太弟左衛率，轉魏郡太守。及王浚軍逼鄴，石超等大敗，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，越使胤與播俱入關，而所說得行，大駕東還。越以胤為冠軍將軍、南陽太守。胤從藍田出武關，之南陽，前守衛展距胤不受，胤乃還洛。懷帝即位，拜胤左衛將軍，轉散騎常侍、太僕卿。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、尚書何綏、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，為東海王越所害。

皇甫重

皇甫重，字倫叔，安定朝那人也。性沈果，有才用，為司空張華所知，稍遷新平太守。元康中，華版為秦州刺史。齊王冏輔政，以重弟商為參軍。冏誅，長沙王乂又以為參軍。時河間王顒鎮關中，其將李含先與商、重有隙，每銜之，及此，說顒曰：「商為乂所任，重終不為人用，宜急除之，以去一方之患。可表遷重為內職，因其經長安，乃執之。」重知其謀，乃露檄上尚書，以顒信任李含，將欲為亂，召集隴上士眾，以討含為名。乂以兵革累興，今始寧息，表請遣使詔重罷兵，徵含為河南尹。含既就徵，重不奉詔，顒遣金城太守游楷、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。

頃之，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，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為名。乂以商為左將軍、河東太守，領萬餘人于關門距張方，為方所破，顒軍遂進。乂既屢敗，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，使遊楷盡罷兵，令重進軍討顒。商行過長安，至新平，遇其從甥，從甥素憎商，以告顒，顒捕得商，殺之。乂既敗，重猶堅守，閉塞外門，城內莫知，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，重輒以連弩射之。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，權變百端，外軍不得近城，將士為之死戰。顒知不可拔，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。重知非朝廷本意，不奉詔。獲御史騶人問曰：「我弟將兵來，欲至未？」騶云：「已為河間王所害。」重失色，立殺騶。於是城內知無外救，遂共殺重。

先是，重被圍急，遣養子昌請救于東海王越，越以顒新廢成都王穎，與山東連和，不肯出兵。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，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，以后令發兵討張方，奉迎大駕。事起倉卒，百官初皆從之，俄而又共誅昌。

張輔

張輔，字世偉，南陽西鄂人，漢河間相衡之後也。少有幹局，與從母兄劉喬齊名。初補藍田令，不為豪強所屈。時強弩將軍龐宗，西州大姓，護軍趙浚，宗婦族也，故僮僕放縱，為百姓所患。輔繩之，殺其二奴，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，一縣稱之。轉山陽令，太尉陳准家僮亦暴橫，輔復擊殺之。累遷尚書郎，封宜昌亭侯。

轉御史中丞。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，而觀因軍事害彥，又賈謐、潘岳、石崇等共相引重，乃義陽王威有詐冒事，輔並糾劾之。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，未經旬，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。輔為中正，貶預以清風俗，論者稱之。用孫秀執權，威構輔於秀，秀惑之，將繩輔以法。輔與秀箋曰：「輔徒知希慕古人，當官而行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。今義陽王誠弘恕，不以介意。然輔母年七十六，常見憂慮，恐輔將以怨疾獲罪。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，是國之愚臣而已。「秀雖凶狡，知輔雅正，為威所誣，乃止。

後遷馮翊太守。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，有不臣之跡，言于惠帝，密詔雍州刺史劉沈、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。於是沈等與顒戰于長安，輔遂將兵救顒，沈等敗績。顒德之，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。當赴顒之難，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，轉梁州刺史，不之官。楷聞輔之還，不時迎輔，陰圖之。又殺天水太守封尚，欲揚威西土。召

隴西太守韓稚會議，未決。稚子朴有武幹，斬異議者，即收兵伐輔。輔與稚戰于遮多穀口，輔軍敗績，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。

初，輔嘗著論云：「管仲不若鮑叔，鮑叔知所奉，知所投。管仲奉主而不能濟，所奔又非濟事之國，三歸反坫，皆鮑不為。」又論班固、司馬遷云：「遷之著述，辭約而事舉，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；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，煩省不同，不如遷一也。良史述事，善足以獎勸，惡足以監誡，人道之常。中流小事，亦無取焉，而班皆書之，不如二也。毀貶晁錯，傷忠臣之道，不如三也。遷既造創，固又因循，難易益不同矣。又遷為蘇秦、張儀、范睢、蔡澤作傳，逞辭流離，亦足以明其大才。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，敘實錄則隱核名檢，此所以遷稱良史也。」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，樂毅減於諸葛亮，詞多不載。

李含

李含，字世容，隴西狄道人也。僑居始平。少有才幹，兩郡並舉孝廉。安定皇甫商州裏年少，少恃豪族，以含門寒微，欲與結交，含距而不納，商恨焉，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。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，下車擢含為別駕，遂處群僚之右。尋舉秀才，薦之公府，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。司徒遷含領始平中正。秦王柬薨，含依臺儀，葬訖除喪。尚書趙浚有內寵，疾含不事己，遂奏含不應除喪。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。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：

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，忠公清正，才經世務，實有史魚秉直之風。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，然其名行峻厲，不可得掩，二郡並舉孝廉異行。尚書郭奕臨州，含寒門少年，而奕超為別駕。太保衛瓘辟含為掾，每語臣曰：「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。」

秦王之薨，悲慟感人，百僚會喪，皆所目見。而今以含俯就王制，謂之背戚居榮，奪其中正。天王之朝，既葬不除，藩國之喪，既葬而除。藩國欲同不除，乃當責引尊准卑，非所宜言耳。今天朝告於上，欲令藩國服於下，此為藩國之義隆，而天朝之禮薄也。又云諸王公皆終喪，禮寧盡乃敘，明以喪制宜隆，務在敦重也。夫寧盡乃敘，明以哀其病耳。異於天朝，制使終喪，未見斯文。國制既葬而除，既除而祔。爰自漢魏迄于聖晉，文皇升遐，武帝崩殂，世祖過哀，陛下毀頓，銜疚諒闇，以終三年，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，實以國制不可而逾，故於既葬不敢不除。天王之喪，釋除於上，藩國之臣，獨遂於下，此不可安。復以秦王無後，含應為喪主，而王喪既除而附，則應吉祭。因曰

王未有廟，主不應除服。秦王始封，無所連祔，靈主所居，即便為廟。不問國制云何，而以無廟為貶。以含今日之所行，移博士使案禮文，必也放勳之殂，遏密三載，世祖之崩，數旬即吉，引古繩今，闔世有貶，何但李含不應除服。今也無貶，王制故也。聖上諒闇，哀聲不輟，股肱近侍，猶宜心喪，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，而莫云者，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？且前以含有王喪，上為差代。尚書敕王葬日在近，葬訖，含應攝職，不聽差代。葬訖，含猶躊躇，司徒屢罰訪問，踧含攝職，而隨擊之，此為臺敕府符陷含於惡。若謂臺府為傷教義，則當據正，不正符敕，唯含是貶，含之困躓尚足惜乎！國制不可偏耳。

又含自以隴西人，雖戶屬始平，非所綜悉。自初見使為中正，反復言辭，說非始平國人，不宜為中正。後為郎中令，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，以讓常山太守蘇韶，辭意懇切，形于文墨。含之固讓，乃在王未薨之前，葬後躊躇，窮於對罰而攝職耳。臣從弟祗為州都，意在欲隆風教，議含已過，不良之人遂相扇動，冀挾名義，法外致案，足有所邀，中正龐騰便割含品。臣雖無祁大夫之德，見含為騰所侮，謹表以聞，乞朝廷以時博議，無令騰得妄弄刀尺。

帝不從，含遂被貶，退割為五品。歸長安，歲餘，光祿差含為壽城邸閣督。司徒王戎表含曾為大臣，雖見割削，不應降為此職。詔停。後為始平令。

及趙王倫篡位，或謂孫秀曰：「李含有文武大才，無以資人。」秀以為東武陽令。河間王顒表請含為征西司馬，甚見信任。頃之，轉為長史。顒誅夏侯奭，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，遣張方率眾赴倫，皆含謀也。後顒聞三王兵盛，乃加含龍驤將軍，統席薳等鐵騎，回遣張方軍以應義師。天子反正，含至潼關而還。

初，梁州刺史皇甫商為趙王倫所任，倫敗，去職詣顒，顒慰撫之甚厚。含諫顒曰：「商，倫之信臣，懼罪至此，不宜數與相見。」商知而恨之。及商當還都，顒置酒餞行，商因與含忿爭，顒和釋之。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。時商參齊王冏軍事，而夏侯奭兄在冏府，稱奭立義，被西籓枉害。含心不自安。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，冏將閱武，含懼驤因兵討之，乃單馬出奔於顒，矯稱受密詔。顒即夜見之，乃說顒曰：「成都王至親，有大功，還籓，甚得眾心。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，朝廷側目。今檄長沙王令討齊，使先聞于齊，齊必誅長沙，因傳檄以加齊罪，則冏可擒也。既去齊，立成都，除逼建親，以安社稷，大勳也。」顒從之，遂表請討冏，拜含為都督，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。含屯陰盤，而長沙王乂誅冏，含等旋師。

初，含之本謀欲並去乂、冏，使權歸於顒，含因得肆其宿志。既長沙勝齊，顒、穎猶各守藩，志望未允。顒表含為河南尹。時商復被乂任遇，商兄重時為秦州刺史，含疾商滋甚，復與重構隙。顒自含奔還之後，委以心膂，復慮重襲己，乃使兵圍之，更相表罪。侍中馮蓀黨顒，請召重還。商說乂曰：「河間之奏，皆李含所交構也。若不早圖，禍將至矣。且河間前舉，由含之謀。」乂乃殺含。

張方

張方，河間人也。世貧賤，以材勇得幸于河間王顒，累遷兼振武將軍。永寧中，顒表討齊王冏，遣方領兵二萬為前鋒。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，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，遣方率眾自函谷人屯河南。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，方以潛軍破商之眾，遂入城。乂奉帝討方於城內，方軍望見乘輿，於是小退，方止之不得，眾遂大敗，殺傷滿於衢巷。方退壁於十三里橋，人情挫衄，無復固志，多勸方夜遁。方曰：「兵之利鈍是常，貴因敗以為成耳。我更前作壘，出其不意，此用兵之奇也。」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。乂既新捷，不以為意，忽聞方壘成，乃出戰，敗績。東海王越等執乂，送于金墉城。方使郅輔取乂還營，炙殺之。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，而西還長安。顒加方右將軍、馮翊太守。

蕩陰之役，顒又遣方鎮洛陽，上官已、苗願等距之，大敗而退。清河王覃夜襲已、願，已、願出奔，方乃入洛陽。覃于廣陽門迎方而拜，方馳下車扶止之。於是復廢皇后羊氏。及帝自鄴還洛，方遣息羆以三千騎奉迎。將渡河橋，方又以所乘陽燧車、青蓋素升三百人為小鹵簿，迎帝至芒山下。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，衛帝而進。初，方見帝將拜，帝下車自止之。

方在洛既久，兵士暴掠，發哀獻皇女墓。軍人喧喧，無復留意，議欲西遷，尚匿其跡，欲須天子出，因劫移都。乃請帝謁廟，帝不許。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，帝見兵至，避之于竹林中，軍人引帝出，方於馬上稽首曰：「胡賊縱逸，宿衛單少，陛下今日幸臣壘，臣當捍禦寇難，致死無二。」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，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帩。方奉帝至弘農，顒遣司馬周弼報方，欲廢太弟，方以為不可。

帝至長安，以方為中領軍、錄尚書事，領京兆太守。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，及東海王越等起兵于山東，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。方屯兵霸上，而劉喬為虓等所破。顒聞喬敗，大懼，將罷兵，恐方不從，遲疑未決。

初，方從山東來，甚微賤，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。及貴，以輔為帳下督，甚昵之。顒參軍畢垣，河間冠族，為方所侮，忿而說顒曰：「張方久屯霸上，聞山東賊盛，盤桓不進，宜防其未萌。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。」而繆播等先亦構之，顒因使召輔，垣迎說輔曰：「張方欲反，人謂卿知之。王若問卿，何辭以對？」輔驚曰：「實不聞方反，為之若何？」垣曰：「王若問卿，但言爾爾。不然，必不免禍。」輔既入，顒問之曰：「張方反，卿知之乎？」輔曰：「爾。」顒曰：「遣卿取之可乎？」又曰：「爾。」顒於是使輔送書于方，因令殺之。輔既昵于方，持刀而入，守閤者不疑，因火下發函，便斬方頭。顒以輔為安定太守。初繆播等議斬方，送首與越，冀東軍可罷。及聞方死，更爭入關，顒頗恨之，又使人殺輔。

史臣曰：晉氏之禍難薦臻，實始藩翰。解系等以幹時之用，處危亂之辰，並托跡府朝，參謀王室。或抗忠盡節，或飾詐懷奸。雖邪正殊途，而咸至誅戮，豈非時艱政紊，利深禍速者乎！古人所以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，戒懼於此也。

閻鼎

閻鼎，字臺臣，天水人也。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，轉卷令，行豫州刺史事，屯許昌。遭母喪，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，欲還鄉里。值京師失守，秦王出奔密中，司空荀藩、藩弟司隸校尉組，及中領軍華恆、河南尹華薈，在密縣建立行臺，以密近賊，南趣許潁。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，中書令李暐、太傅參軍騶捷劉蔚、鎮軍長史周顗、司馬李述皆來赴疇。僉以鼎有才用，且手握強兵，勸藩假鼎冠軍將軍、豫州刺史，蔚等為參佐。

鼎少有大志，因西土人思歸，欲立功鄉里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、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，謂疇、捷等曰：「山東非霸王處，不如關中。」河陽令傅暢遺鼎書，勸奉秦王過洛陽，謁拜山陵，徑據長安，綏合夷晉，興起義眾，克復宗廟，雪社稷之恥。鼎得書，便欲詣洛，流人謂北道近河，懼有抄截，欲南自武關向長安。疇等皆山東人，咸不願西入，荀藩及疇、捷等並逃散。鼎追藩不及，暐等見殺，唯顗、述走得免。遂奉秦王行，止上洛，為山賊所襲，殺百餘人，率餘眾西至藍田。時劉聰向長安，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，走還平陽。疋遣人奉迎秦王，遂至長安，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、衛將軍梁芬、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，立王為皇太子，登壇告天，立社稷宗廟，以鼎為太子詹事，總攝百揆。

梁綜與鼎爭權，鼎殺綜，以王毗為京兆尹。鼎首建大謀，立功天下。始平太守曲允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，且欲專權，馮翊太守梁緯、北地太守梁肅，並綜母弟，綝之姻也，謀欲除鼎，乃證其有無君之心，專戮大臣，請討之，遂攻鼎。鼎出奔雍，為氐竇首所殺，傳首長安。

索靖

索靖，字幼安，敦煌人也。累世官族，父湛，北地太守。靖少有逸群之量，與鄉人泛衷、張住、索紾、索永俱詣太學，馳名海內，號稱「敦煌五龍」。四人並早亡，唯靖該博經史，兼通內緯。州辟別駕，郡舉賢良方正，對策高第。傅玄、張華與靖一面，皆厚與之相結。拜駙馬都尉，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。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，以靖才藝絕人，宜在臺閣，不宜遠出邊塞。武帝納之，擢為尚書郎。與襄陽羅尚、河南潘岳、吳郡顧榮同官，咸器服焉。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，帝愛之。瓘筆勝靖，然有楷法，遠不能及靖。

靖在臺積年，除雁門太守，遷魯相，又拜酒泉太守。惠帝即位，賜爵關內侯。

靖有先識遠量，知天下將亂，指洛陽宮門銅駝，歎曰：「會見汝在荊棘中耳！」

元康中，西戎反叛，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，加蕩寇將軍，屯兵粟邑，擊賊，敗之。遷始平內史。及趙王倫簒位，靖應三王義舉，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，加散騎常侍，遷後將軍。太安末，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，拜靖使持節、監洛城諸軍事、遊擊將軍，領雍、秦、涼義兵，與賊戰，大破之，靖亦被傷而卒，追贈太常，時年六十五。後又贈司空，進封安樂亭侯，謚曰莊。

靖著《五行三統正驗論》，辯理陰陽氣運。又撰《索子》、《晉詩》各二十卷。又作《草書狀》，其辭曰：

聖皇御世，隨時之宜。倉頡既生，書契是為。科斗烏篆，類物象形。睿哲變通，意巧茲生。損之隸草，以崇簡易。百官畢修，事業並麗。蓋草書之為狀也，婉若銀鉤，漂若驚鸞。舒翼未發，若舉復安；蟲蛇虯蟉，或往或還。類阿那以羸形，欻奮鬐而桓桓。及其逸游肸向，乍正乍邪。騏驥暴怒逼其轡，海水窋隆揚其波。芝草蒲陶還相繼，棠棣

融融載其華。玄熊對踞于山嶽，飛燕相追而差池。舉而察之，又似乎和風吹林，偃草扇樹。枝條順氣，轉相比附，窈嬈廉苫，隨體散佈。紛擾擾以猗靡，中持疑而猶豫。玄螭狡獸嬉其間，騰猿飛猿相奔趣。淩魚奮尾，蛟龍反據。投空自竄，張設牙距。或若登高望其類，或若既往而中顧，或若俶儻而不群，或若自檢于常度。於是多才之英，篤藝之彥，役心精微，耽此文憲。守道兼權，觸類生變。離析八體，靡形不判。去繁存微，大象未亂。上理開元，下周謹案。騁辭放手，雨行冰散。高音翰厲，溢越流漫。忽班班而成章，信奇妙之煥爛。體磥落而壯麗，姿光潤以粲粲。命杜度運其指，使伯英回其腕。著絕勢於紈素，垂百世之殊觀。

先時，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，曰：「此後當起宮殿。」至張駿，於其地立南城，起宗廟，建宮殿焉。

靖有五子：鯁、綝、璆、聿、綝，皆舉秀才。聿，安昌鄉侯，卒。少子綝最知名。

少子 綝

綝字巨秀，少有逸群之量，靖每曰；「綝廊廟之才，非簡劄之用，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。」舉秀才，除郎中。嘗報兄仇，手殺三十七人，時人壯之。俄轉太宰參軍，除好畤令，人為黃門侍郎，出參征西軍事，轉長安令，在官有稱。

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，穎為王浚所破，帝遂播越。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，以功拜鷹楊將軍，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。劉聰侵掠關東，以綝為奮威將軍以禦之，斬聰將呂逸，又破聰党劉豐，遷新平太守。聰將蘇鐵、劉五斗等劫掠三輔，除綝安西將軍、馮翊太守。綝有威恩，華夷向服，賊不敢犯。

及懷帝蒙塵，長安又陷，模被害，綝泣曰：「與其俱死，寧為伍子胥。」乃赴安定，與雍州刺史賈疋、扶風太守梁綜、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，頻破賊黨，修復舊館，遷定宗廟。進救新平，小大百戰，綝手擒賊帥李羌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，及即尊位，是為湣帝。綝遷侍中、太僕，以首迎大駕、升壇授璽之功，封弋居伯。又遷前將軍、尚書右僕射、領吏部、京兆尹，加平東將軍，進號征東。尋又詔曰：「朕昔遇厄運，遭家不造，播越宛楚，爰失舊京。幸宗廟寵靈，百辟宣力，得從籓衛，托乎群公之上。社稷之不隕，實公是賴，宜贊百揆，傅弼朕躬。其授衛將軍，領太尉，位特進，軍國之事悉以委之。」

及劉曜侵逼王城，以綝為都督征東大將軍，持節討之。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，以功封上洛郡公，食邑萬戶，拜夫人荀氏為新豐君，子石元為世子，賜子弟二人鄉亭侯。劉曜入關芟麥苗，綝又擊破之。自長安伐劉聰，聰將趙染杖其累捷，有自矜之色，帥精騎數百與綝戰，大敗之，染單馬而走。轉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錄尚書，承制行事。

劉曜復率眾人馮翊，帝累徵兵于南陽王保，保左右議曰；「蝮蛇在手，壯士解其腕。且斷隴道，以觀其變。」從事中郎裴詵曰：「蛇已螫頭，頭可截不？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，須諸軍集，乃當發。麴允欲挾天子趣保，綝以保必逞私欲，乃止。自長安以西，不復奉朝廷。百官饑乏，采穭自存。時三秦人尹桓、解武等數千家，盜發漢霸、杜二陵，多獲珍寶。帝問綝曰：「漢陵中物何乃多邪？」綝對曰：「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，天下貢賦三分之，一供宗廟，一供賓客，一充山陵。漢武帝饗年久長，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，其樹皆已可拱。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，於今猶有朽帛委積，珠玉未盡。此二陵是儉者耳，亦百世之誡也。」

後劉曜又率眾圍京城、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。胡崧承檄奔命，破曜於靈臺。崧慮國家威舉，則麴、索功盛，乃案兵渭北，遂還槐里。城中饑窘，人相食，死亡逃奔不可制，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。帝使侍中宋敞送箋降於曜。綝潛留敞，使其子說曜曰：「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，未易可克也。若許綝以車騎、儀同、萬戶郡公者，請以城降。」曜斬而送之曰：「帝王之師，以義行也。孤將軍十五年，未嘗以譎詭敗人，必窮兵極勢，然後取之。今索綝所說如是，天下之惡一也，輒相為戮之。若審兵食未盡者，便可勉強固守。如其糧竭兵微，亦宜早悟天命。孤恐霜威一震，玉石俱摧。」及帝出降，綝隨帝至平陽，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，戮之於東市。

賈疋

賈疋，字彥度，武威人，魏太尉詡之曾孫也。少有志略，器望甚偉，見之者莫不悅附，特為武夫之所瞻仰，願為致命。初辟公府，遂曆顯職，遷安定太守。雍州刺史丁綽，貪橫失百姓心，乃譖疋于南陽王模，模以軍司謝班伐之。疋奔瀘水，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弟，聚眾攻班。綽奔武都，疋復入安定，殺班。湣帝以疋為驃騎將軍、雍州刺史，封酒泉公。時諸郡百姓饑饉，白骨蔽野，百無一存。疋帥戎晉二萬餘人，將伐長安，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，劉粲聞之，使劉曜、劉雅及趙染距疋，先攻恢，不克，疋邀擊，大敗之，曜中流矢，退走。疋追之，至於甘泉。旋自渭橋襲蕩仲，殺之。遂迎秦王，奉

為皇太子。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，疋敗走，夜墮於澗，為夫護所害。疋勇略有志節，以匡復晉室為己任，不幸顛墮，時人咸痛惜之。

史臣曰：自永嘉蕩覆，宇內橫流，億兆靡依，人神乏主。于時武皇之胤，惟有建興，眾望攸歸，曾無與二。閻鼎等忠存社稷，志在經綸，乃契闊艱難，扶持幼孺，遂得纂堯承緒，祀夏配天，校績論功，有足稱矣。然而抗滔天之巨寇，接凋弊之餘基，威略未申，尋至傾覆。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，有晉違獷狄而西遷，彼既靈慶悠長，此則禍難遄及，豈湣皇地非奧主，將緜允材謝輔臣，何修短之殊途，而成敗之異數者也？

【贊】

贊曰：懷惠不競，戚籓力爭。狙詐參謀，憑凶亂政。為惡不已，並羅非命。解繆忠肅，無聞余慶。湣皇纂戎，實賴群公。鼎圖福始，緜遂凶終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